

督察典型案例追踪⑬

热衷数字游戏 举措层层走样

洞庭湖区三市农业化肥减量成了儿戏

◆本报记者陈妍凌

“上级对化肥减量有要求,他们就把数据‘做低一点’,实在太儿戏了。”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员说:“这会严重误导决策。”

督察组近日在湖南发现,洞庭湖区3市(岳阳、常德、益阳)化肥减量工作普遍存在部署敷衍了事、推进不严不实、统计虚假失真等问题。化肥减量行动成了“数字游戏”。

而在调查中暴露这个大漏洞的,是来自湖南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一年完成5年减量任务,可疑数据引起督察人员注意

洞庭湖区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最大的水稻产地和商品粮调出地。湖区3市种植业排放的总磷、总氮,分别占湖区排放总量的19.51%、25.82%。

2018年11月,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要求洞庭湖周边地区2020年化肥使用量比2015年减少10%以上。

然而,不寻常的是,湖南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后,化肥使用量相对平稳,但到了2019年,湖区3市化肥使用量突然比2018年分别急剧减少11.8%、6.31%和12.92%。也就是说,一年几乎完成5年的减量任务。

这组可疑数据引起督察组的注意。更奇怪的是,统计部门与农业部门各有“一本账”,且差异较大。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岳阳、常德、益阳2019年化肥使用量较2015年分别减少9.94%、4.86%和16.22%,而农业部门的数据则显示,减幅分别为7.82%、10.64%和10.97%。

督察人员对湖区3市化肥使用量大、上报削减幅度最大的5个县(岳阳市华容县、汨罗市,常德市汉寿县,益阳市沅江市、南县)展开现场核实。

在田间地头,小种植户普遍表示:“化肥用量肯定大了。”他们反映,农业农村部门没对测土配方、科学使用化肥提供技术指导。“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如果气温低就多施点。”

种植面积达2000亩的大户也坦言,近几年每亩地的平均化肥用量都增加了约50斤-70斤,“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在湖区3市,督察组实地走访和电话回访了近30家农户和种植大户,群众一致反映,近年来化肥使用量没有减少。

实际情况与统计数据相差巨大。省里的结论和数据又是哪里来的?

统计部门:关注GDP等指标,化肥使用量非重要指标

在岳阳市华容县统计部门,督察人员调查直报系统中有关数据的填报情况,发现统计年鉴数据与原数据差异明显。华容县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化肥使用量(实物量)为17.206万吨,但实际上,华容县14个乡镇上报数据合计为20.5887万吨,统计公布数据比实际汇总数据少了3.3万多吨。

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督察发现,县统计局在乡镇统计数据尚未全部汇总的情况下,已经将编造的数据上报至直报系统,而后再依据系统确定数据,“分配”给各乡镇形成统计年鉴。

督察组走访了抽查县市统计部门,了解到各地的化肥使用量统计数据来源众多,有的来自于各乡镇上报数据的汇总,有的来自于相关职能部门的数据,有的仅为经验估计,没有开展过抽样核实,因此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沅江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反复强调,化肥使用量指标不是地方统计的重要指标,因此自己从没关注过。

“我们统计系统比较关注的就是GDP、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数据、财政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银行存贷款等等。这些指标比较重要一些,大指标搞不好,压力很大。”这位负责人坦言,化肥使用量的数据,也就是环保检查时才会用到,自己在统计系统工作的这几年,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都没找他沟通、核实过这个指标。“如果不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如果不是你们来,我真从来没关注过这个指标。”

农业农村部门:“凭经验”做数据,只算减量不计增量

数据是决策的重要参考。但统计上,不仅统计部门失守,各地农业部门也在“各显神通”。

在湖南省蔬菜种植大县——常德市汉寿县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测土配方执行情况数据,是经过逐年的跟踪调查获得的,但其提供的跟踪表格却漏洞百出。反复询问下,对方才承认确实没有逐年入户调查。

在岳阳市汨罗市,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通过降低氮肥施用强度系数实现减量,从2019年的每亩10.82千克,下降到2020年的每亩10.80千克。

“下降的0.02千克,有没有科学的论证和计算过程?”督察人员问。

“没有没有,那个是凭经验。”对方回答。

在益阳市沅江市,化肥减量数据同样经不起查验。沅江市农业农村部门向督察组表示,去年,水稻、油菜种植面积共减少了10万亩,按每亩施肥22公斤计算,实现化肥减量2200吨,仅此一项,就完成全市去年化肥减量的73.5%。

然而督察人员核实发现,去年当地水稻、油菜的实际种植面积不降反增,分别增加了5万亩。如此一来,2200吨的化肥减量便无从谈起。

据调查,3市农业农村部门在化肥减量统计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只算“减

肥”措施的理论减量,却不考虑种植面积增加所带来的化肥使用增量。去年,岳阳、常德、益阳水稻播种面积较2019年分别增加了26.1万亩、49.5万亩和25.5万亩,但3市在统计化肥使用量时,均未将这部分化肥使用的增量计算进去。

层层放水,农业“减肥”走了样

事实上,洞庭湖区3市农业化肥减量的层层放水、逐级走样,不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还表现在工作部署和推进力度上。

国家《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印发后,湖南省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方案,也明确洞庭湖周边地区化肥使用量比2015年减少10%以上。

但督察发现,常德市直到2019年8月才印发相关实施方案,行动迟缓;岳阳市、益阳市甚至至今未制定相关方案。

湖区3市在布置化肥减量年度工作时,也一再降低要求。常德市2019年曾下达过减量指标,但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门却放松了化肥减量要求,对减幅指标不再提及;岳阳市下达化肥减量年度控制目标时,仅有形式上的指标要求,却没有实质性的考核约束;益阳市在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评分细则中,将考核标准定为“2020年化肥使用量比2015年减少6%以上”,大大低于国家和湖南省确定的目标。

过去几年,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湖南大力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关闭退出了一批湖区造纸厂、化工厂,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有人纳闷,采取了这么多措施,洞庭湖总磷浓度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偏高,问题出在哪里?

督察组的这次调查,就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湖区3市农业化肥减量,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数据注了水,措施走了样。

我为群众办实事

边督边改

◆本报记者邹祖铭

4月16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江西省金溪县陆坊工业区违法用地、环境污染等问题。一时间,金溪县的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

十天过去了,在陆坊工业区晨飞铜业有限公司环境问题整改现场,金溪县委书记高连珠向在场的干部同志们直率地说道:“出现问题,我们不回避、不躲避,要以这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根治存在的问题,推动全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聚焦突出问题,高位推进整改

自金溪县陆坊工业区典型案例曝光,整改工作便全面铺开。

聚焦问题,江西省党政“一把手”作出明确批示。江西省委书记刘奇批示,一定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曝光问题整改整改工作。江西省省长易炼红批示,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责任、改进工作、堵塞漏洞,严防再次发生类似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成效保护好生态环境。

压力层层传导,整改步步推进。履新不足半个月的抚州市委书记张鸿星、代市长夏文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导整改、约谈金溪县委书记和县长,抚州市四套领导班子也成立了专班,纷纷到现场开展督导工作。

“问题曝光后,几乎每天至少都来一位市市级以上的领导,督导整改进展情况。”问及高连珠这十余天的工作状态,她坦言道:“我现在每天都是两点一线,睁眼起来,除了在单位,就是在这里。”作为“第一责任人”,高连珠深知,陆坊工业区就是她此时的“战场”。

高位推动,确保整改抓紧抓实。高连珠介绍道,金溪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分管同志为副组长,企业及各有关部门为组员的整改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整改专班,由相关职能部门“三班倒”实时监管,并在企业驻点整改,企业自身也积极投入整改工作。

“这不仅企业和陆坊工业区涅槃重生高质量发展的机会,更是领导班子履职尽责,真正落实‘国之大者心中有数’的机会。”在问题面前,高连珠的态度是不推责,不推诿,一门心思全力抓好整改。

以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摸底排查

晨飞铜业内,阳极炉装上了防护壳,通上废气排放管,接上了除尘装置;随意堆放的物料变得规范整齐,危废仓库内紧张有序地施工着。晨飞铜业外,曾经排污的水塘旁也安装了污水处理装置……看着企业的环境治理逐渐规范化、合理化,高连珠介绍道,每一项整改工作都由专家组出具意见,邀请第三方进行评估验收,以确保“路子不再走偏了”。

“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分成了4个大类和45个小类,建立了整改目录清单,之前是30来个小类,后面通过不断地梳理叠加,变成了45个,目前我们也争取月底之前完成时序进度的90%。”高连珠说。

在谈到陆坊工业区等一批工业集聚区“未批先建”的问题时,高连珠感慨地说道:“现在这个事情市县三级在联合推进,相关部门的几位厅长也都带队来到这里现场办公,共同商议解决方案。”高连珠表示:“这次深刻汲取了教训,今后新园区企业落户,一定严格按照要求来。”

对陆坊工业区的诸多问题整改,这只是金溪县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全面推动区域发展的一个缩影。高连珠说:“虽然曝光是陆坊工业区的问题,但金溪县的化工企业较多(占抚州市一半以上),因此我们正在举一反三,对园区企业全面进行摸底排查,追根溯源,分片压实责任,分单位推进边查边整改。”

“下一步,我们将在整改的过程中邀请省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直接参与整改,以后要邀请有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对工业园区周边的大气和污水进行检测;同时,加大信息发布力度,拓宽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监督的渠道,让周边的老百姓能够更好地监督我们。”高连珠说道。

是一次生态大考,更是一场政治大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聚焦问题不折不扣抓整改,不仅对金溪县的高质量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更触动着金溪县政治生态的良好提升。

面对这次生态大考,也是政治大考,高连珠说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金溪县县委县政府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

“我们更要强基固本,从立行立改到久久为功,以这次问题整改为出发点建章立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到真重视、真投入、真整改、真有效。”四个“真”道出了高连珠的决心和信心。

谈到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看法时,高连珠同样用了4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一个从问题导向出发的督察,是一个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的督察,是一个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督察,更是一个形成社会共识齐抓生态环保的督察。从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次问题的曝光将加快金溪县对生态环保问题全面整改的进度,对全县来说都是一次洗礼。”

从陆坊工业园区出来的路上,绵绵细雨浸润着道路两旁的鲜花。记者问高连珠:“金溪县对下次检查做好准备了吗?”高连珠看着连片的工业区说:“照着这个力度做下去,可能会有一些细节遗漏或突发性事件,需要全县上下监督管理。但我们有决心和信心,一定可以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江西省金溪县委书记高连珠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

以整改为契机 根治存在问题

督察典型案例追踪⑭

焦钢比严重超过国家要求

安钢转移焦化产能为何畅通无阻?

◆本报记者张倩

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运输结构调整,是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重中之重。河南省安阳市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之一,环境空气质量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

当前阶段,安阳大气污染结构、根源性问题突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面临严峻挑战。那么,为何近几年安阳空气质量经常垫底?全市三大结构调整进展如何?从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4月28日通报的案例中,其实可以找到一些原因。

180万吨产能被“移花接木”,算作压减产能

4月17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一支小分队下沉到安阳。4月20日晚,督察组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近年来,国务院、河南省和安阳市都对优化焦化产能布局提出要求,但安阳焦钢比仍居高不下,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2018年7月,《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发布,指出要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重点区域要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汰力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以钢定焦”,力争2020年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以下简称“焦钢比”)达到0.4左右。

2018年12月29日,河南省在经过5个月的研究后发布了《河南省钢铁行业转型发展行动方案》,要求严禁新增焦化产能,禁止新建、扩建独立焦化企业,切实做到减量化发展。

然而,安阳作为豫北地区重要的煤焦化产业基地,直至两年后才有所反应。2021年1月,《进一步优化安阳市焦化行业资源整合推进方案》出台,安阳市明确提出要求:全市6家焦化企业21座4.3米高炉产能660万吨,减量20%整合重组。660万吨减量20%,即减量132万吨,关停后可新建528万吨产能。

但督察组经过下沉核实,如不考虑焦钢比要求和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钢”)关停的180万吨焦化产能指标外迁,合计新建焦化企业产能480万吨,小于528万吨,符合要求。

而事实上,安钢关闭的180万吨焦化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成员赴现场勘察焦炉建设进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供图

产能指标是要迁至周口市新建用的,不会留在安阳市。若新建480万吨焦化产能,那么,安阳除去安钢外的其他企业产能总和没有变化,没有实现减量20%,实属移花接木。

安阳焦钢比仍在0.58左右,比国家要求高出45%

督察组告诉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2020年9月28日安钢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拟将在安阳地区的部分焦炭产能转移到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随后,河南省工信厅对此批复同意。

安钢原本的焦化产能660万吨,除去安钢转移的180万吨,其他企业在整合前产能总和为480万吨,如按要求减产20%,应减至384万吨。但4月21日至4月22日,督察组核实安阳市整合后其他企业正在建设的焦化产能总和仍是480万吨,实际建设比要求达到的产能超出96万吨。督察认为,安阳市新建焦化产能冲击比较强烈。

同时,督察组梳理发现,近年来安阳焦钢比居高不下。截至2020年底,安阳市焦化产能(含在建)达1020万吨/年,焦钢比

为0.58,比国家要求的焦钢比0.4仍高出45%。

此外,统计资料表明,2018年至2020年,安阳市焦化企业除向本市企业供应外,还分别向安阳市外销售焦炭156.14万吨、201.94万吨、249.53万吨,呈逐年上升趋势。

公开数据显示,安钢集团对地方的税收贡献常年高居榜首。在安阳市2018年1-9月全市纳税前100名企业名单中,安钢钢铁位列第一,为60796万元。不仅如此,在这份榜单上,安钢集团全资或控股企业共有6家。仅是前9月,这6家企业一共上缴地方税收71212万元,折合成年纳税额将近9.5亿元,超过豫北6市一半以上县区的公共财政收入。安钢对安阳经济总量的贡献不言而喻。

近年来,安阳焦钢比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降幅,甚至以转移焦化产能来混淆视听,对这些行为,安阳市委、市政府都未曾出手干预,而是一路放行。

安钢为何选择周口“接盘”?

周口距离安阳约350公里,并无距离

上的优势,但为何能在全省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安钢焦化项目的落户地?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发布的《中共周口市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周口市将依托河南省唯一常年通达海的内陆港口,服务发展临港工业,引进培育一批冶金、建材、新能源等临港工业项目,推进安钢产能置换项目建设。

因此,在“以钢定焦”的前提下,安钢焦化项目追随钢铁项目迁至周口,也算合理。

同时,交通便利是周口的第一大优势。周口拥有河南省唯一的高等级内河航道——沙颍河航道,可直达南京、上海、杭州。周口港以下年水位保持在5米左右,可通行单船2000吨、拖船万吨以上的船舶,周口港也是河南省最大的内河港口,年吞吐量达到1300万吨,安钢落户的沈丘县也有港口,安钢沈丘园区规划的还有自备港口,并且还规划了接入漯阜铁路的铁路专用线,极大地方便了大宗货物运输。周口市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交织成网,形成了公路、铁路、水路三位一体的大交通格局,是安钢选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并且,周口市场容量相对乐观。周口市周边约有7000万人口,年钢铁需求在3000万吨,但之前周口并没有钢铁生产企业,因此不论是钢铁项目还是焦化项目,周口都是安钢相中的潜力市场。

此外,周口位于豫东大地,是传统农业地区,重工业在此之前并未得到发展,大气环境承载力高,又并非“2+26”城市,比起安阳,有着相对宽松的环保政策,对于安钢而言,不再面临重点城市的负担,实属“明智之选”。

但不同于周口,安阳仍需肩负起“2+26”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当前,诸多数据、资料显示,几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对于压减焦化产能的决心不够。督察认为,安阳市委、市政府落实国家“以钢定焦”政策不力,没有完全顾及产业结构明显偏重、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艰巨的客观实际,对压减焦化产能重要性认识不足,完成任务决心不大、工作推进不力,优化调整焦钢比结果与国家要求有较大差距。

未来安阳焦化产能能否实现实质性的减产?能否在全市乃至全省减污降碳的进程中履行应尽义务?督察组对此将持续关注。